

丑二、捨根（分二科）

寅一、明斷義（分二科）

卯一、標簡（分二科）

辰一、標害隨眠

又無相者：經中說為無相心定，於此定中捨根永滅，但害隨眠，彼品麤重，無餘斷故。

「出離受等」，這一科裡分三科，第一科「出諸受事」，就是從這五種受裏面出來這些事情。分四科，第一科「辨差別」，第二科「釋經說」、第三科「辨受相」，這三科都講完了。現在是第四科「明斷等」，就是把這些受斷除去、斷掉它，消滅出去。這一科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苦等根」，這也講過了。現在第二科是「捨根」；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這個「捨根」。這個「捨根」怎麼樣斷掉它呢？說這一件事。這裏分兩科，第一科「明斷義」，先「標簡」，先「標害隨眠」。

「又無相者」，這個《無倒經》裏面說個「無相」，「無相」是什麼意思呢？「經中說為無相心定」，那是指「無相心定」說的。經裏面說個「無相」的話，這個彌勒菩薩解釋那是指「無相心定」說的。「於此定中捨根永滅」，這個「捨根」怎麼樣消除去呢？就是要成就無相心定。這個無相心定這是聖人，在這裏實在就是指阿羅漢以上的聖人說的；成就阿羅漢的聖人他圓滿了無相心三昧，這位阿羅漢在定中、在無相心定裏邊「捨根永滅」，這個「捨根」是永滅了。這字面上看「捨根永滅」，但是按這文的義，又不是這樣解釋的。

那麼「捨根永滅」這句話怎麼講呢？「但害隨眠」，只是消滅了煩惱的隨眠，叫做「捨根永滅」。這個「捨」就是「捨受」，也不是苦也不是樂，也不是憂也不是喜，這時候叫做「捨受」。這個「捨受」還是存在的，那麼怎麼叫做「永滅」？是滅掉了煩惱的隨眠，就煩惱的種子。這意思是說，我們沒得聖道的人，我們也有這個「捨」的感覺，但是這個「捨受」是和煩惱的隨眠在一起的；現在得了阿羅漢果成就無相心定之後，就把與捨受在一起的煩惱的種子消滅了，這叫做「捨根永滅」，這個「捨受」實在還是存在的，這樣意思。怎麼叫做「但害隨眠」呢？「彼品麤重，無餘斷故」，「彼」那個煩惱的種類；愛煩惱、見煩惱。它的「麤重」，也就是那個隨眠，那個隨眠是「無餘斷故」，沒有剩餘、全部的消除了，那就叫做「捨根永滅」，是這樣的意思。

為什麼不說「捨根」本身消滅了呢？一定要說是與「捨」在一起的煩惱種子消滅了，為什麼要這樣講呢？

辰二、簡非現纏

非滅現纏，住無相定，必有受故。

這是第二科「簡非現纏」。前面「標害隨眠」是害滅、滅除了隨眠，這樣意思。

那原因在什麼地方呢？是「非滅現纏」，因為入無相心定的時候，是把煩惱的種子，愛煩惱、見煩惱的種子全部地消滅了；並不是滅掉與纏煩惱在一起的現受，現出來、現行的那「捨受」；不是滅的「捨受」的現行，只是滅了與捨受在一起的煩惱，而「捨受」本身還是存在的。因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「住無相定必有受故」，這安住在無相三昧的聖人他還是有受的，受還是存在的，所以不能說受滅掉了。如果說把受滅掉了與事實不符合，事實上受是存在，只是把煩惱滅掉了，所以這樣子叫做「捨根永滅」，這樣講。「簡非現纏」，這個「現纏」就只是「捨受」假名為現纏，這麼講。不是滅的「捨受」，因為住無相定的時候它還是有受，沒有滅。

卯二、辨相（分二科）

辰一、出彼受

於此定中容有三受；謂喜、樂、捨。

這是第二科是「辨相」。卯一「標簡」，明斷捨根的這個道理，第一科是「標簡」，就是簡別滅這個「捨受」究竟是滅的什麼？現在再辨別這個「捨受」的相貌，無相心定它還是有「受」的。

「於此定中」；「出彼受」，說「於此」無相心定裏邊「容有三受」，容許有三種受，「調喜受、樂受、捨受」，有這受的，所以不能說「捨受永滅」。是與捨受在一起的煩惱隨眠滅掉了，那叫做「滅除捨受」。這個文是這樣子意思。

辰二、釋彼斷

非彼諸受得有隨眠；煩惱斷故說以為斷，彼品麤重說名隨眠。

前邊第一科「出彼受」，這第二科「釋彼斷」，就是解釋「捨根永滅」這個道理。

「非彼諸受得有隨眠」，這個無相心定是大阿羅漢的境界，大阿羅漢他內心裏面的受是無漏的，這個捨受是無漏的，不是有漏的。所以「非彼諸受得有隨眠」，不是無相心定裏面那個無漏的受還有煩惱種子，沒有這回事。因為什麼呢？「煩惱斷故」，因為阿羅漢以上的聖人這愛煩惱、見煩惱都斷掉了，只剩無漏的受了。又一種意思呢，這個「捨根永滅」這句話是「煩惱斷故說以為斷」，是指在修行的時候，他的愛煩惱、見煩惱斷了，就叫做「捨根永滅」，是這麼意思。「彼品麤重說名隨眠」，彼所斷的煩惱種子叫做「隨眠」，不是捨受的種子叫做「隨眠」；捨受是無漏的，它不是煩惱所以不能稱之為「隨眠」。這個「受」也是有種子，那不能名為隨眠，那是無漏的功德、無漏的種子。這樣解釋這個意思。

寅二、明邊際

又此捨根乃至何處？當知始從第四靜慮，乃至有頂。

前邊說到這個「受」，現在說到這個受的邊際，這個捨受的邊際；到什麼時候還有捨受呢？捨受的邊際。

「又此捨根乃至何處？」在有情的眾生來說，到什麼地方為止都是有捨受的？過了這個地方就沒有捨受了；這是問它的邊際。「當知始從第四靜慮，乃至有頂」，這個捨受的邊際，就是從色界的第四禪，「第四靜慮」的時候開始有捨受，一直到無色界天的「有頂」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定，在這個範圍內都是捨受。這個色界的初禪、二禪、三禪他們都是喜受、樂受。初禪破掉了憂，而苦還是存在；二禪破除去苦受，苦的羶重沒有了；三禪那也沒有喜而有樂；四禪把樂破掉了，就是捨受。若是滅盡定，就超過了非非想定了，捨受也沒有了，這個境界是這樣的；滅盡定就是「無受」，「無受」這是聖人的境界，這樣意思。

癸二、五順出離界（分四科） 子一、明五相攝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標

復次此五根出離，無相為後，於彼五種順出離界展轉相攝。

這是第二科「五順出離界」。這「出離受等」這一科裏邊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出離受事」這一科講完了，現在第二科「順出離界」。「順出離界」這裏邊就是說到能出離諸受的功德，你有什麼有力能出離這麼多的受、能從這麼多的受裏邊出來，超越這一切受的境界？這說這件事。分四科，第一科「明五相攝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，第二科是「配」。現在第一科是標出來。

「復次此五根出離」，前邊說到五根的這些事情，現在說從五根裏面出離、從五根裏面解脫出來。這個「最後」的是什麼呢？是「無相」，由無相三昧能出離這個捨、捨受。「於彼五種順出離界」，修不淨觀、慈觀、悲觀、修無相心定，無相心定分兩部分；前面的不淨觀和慈和悲三個，加上兩個無相心定，就是五個。這五個法門能出離這五受；出離這五受，最後是無相，最初是不淨觀。這個「於彼五種順出離界展轉相攝」，這五根和這五種順出離界；「界」是因、因此而得出離，就是能出離的法門；它們是互相攝的，能出離與所出離是互相有關係的，叫做「攝」就是有關係、彼此有關係。這個「展轉」，當然是有展轉的關係，你不能夠超越那個次第，一定先修不淨觀來破除去這個欲，破除去這個欲；欲尋伺、恚尋伺、害尋伺，你破除這三種尋伺，先要有不淨觀、或者慈、或者悲，用這三種觀破這三種尋伺。然後你才能夠有無相心定，再破除去剩餘的這些受，所以有展轉的意思在內的。這是「標」，底下就「配」。

丑二、配

此中由欲、恚、害出離，即說乃至樂根出離；由色出離，即說第四靜慮捨根出離；由薩迦耶滅，即說無色界一切捨根出離。

這一段文和後邊的文有一點關係。「此中」能出離的五個法門、和所出離的五種根，他們怎麼樣相攝呢？這裡把它配合起來；「此中由欲、恚、害」，欲尋伺、恚尋伺、害尋伺「出離」，就是從這三種尋伺裏面解脫出來。解脫出來，照理說就是得到初靜慮了，得到初靜慮就是從這個欲、恚、害解脫出來了。從欲、恚、害解脫出來就沒有憂、沒有憂愁了，這個人的心情是安閑自在沒有憂愁了。沒有憂愁這個時候只是從「憂」出來，那麼其餘的「苦」應該說沒有出來，「喜、樂」也應該說還沒有出來；但這文上說「即說乃至樂根出離」：你從欲恚害出離了「即說乃至樂根出離」，這個文字就在這邊有點事情。那就說你從苦也出來了、從喜也出來了、從樂也出來了。

這個樂根就是第三靜慮；這個喜就是初禪、二禪都有喜，三禪沒有喜而有樂。那麼初禪破除憂，二禪破除苦，這個苦也在內，也是從這裏出來了。那麼這表示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修這個不淨觀破除去欲尋伺、修慈觀破除恚尋伺、修這個悲的觀法破除去害的尋伺；由這三個法門破除去破這三個尋伺。那麼破其他的這個苦，破除三種尋伺就是破除憂了，破除那個苦和喜樂也用這三種方法也能破除去，這裏面有這個味道。所以說「即說乃至樂根出離」，這樣講。當然用這佛法來說，由八解脫裏面也看出來，就觀察初禪、二禪、三禪乃至到四禪都是不淨，都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都可以這樣觀察，這樣說也就說得過去，從這麼多的受裏面解脫出來。

「由色出離，即說第四靜慮捨根出離」，前面就是憂根、苦根、樂根都除去了，那麼剩下來就是這第四禪的捨根還沒有出離，所以就說到這個。「由色出離」，「色出離」，這個色界天都是色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都是色；有色，就是因為對色有貪愛，所以人的果報有這生理的組織。現在從色裏面解脫出來，那也就是說從第四靜慮解脫出來了，超越了色界的四靜慮。那麼第四靜慮就是捨根，若是從色出離，也就包括了第四靜慮的捨根，從捨根裏面也解脫出來了。那麼這個地方，那就是修「無相心定」；修「無相心定」就是觀察這個「色」無我、無我所的，是空無所有的。觀察這個色受想行識剎那剎那生滅變化，無我、無我所；觀察它前一剎那滅、後一剎那不生，就是寂滅相。那麼就從色界第四靜慮的捨根解脫出來了。

「由薩迦耶滅，即說無色界一切捨根出離」。前面「由色出離，即說第四靜慮捨根出離」只是說所出離的「色」，能出離的法門這地方沒有提；沒有提、也就包括在裏面。「由薩迦耶滅」，就是滅除我、我所的這種執著，就是修無相心定滅除去這我、我所的時候，你若成功了就是阿羅漢了；阿羅漢「即說」你，就是讚歎你，「說」等於是讚歎；讚歎你從「無色界」的「一切捨根」，空無邊處定、識無邊處定、無所有處定、非非想

處定都是捨根，從這麼多的捨根裏面解脫出來了。這裏面有一個什麼味道呢？有什麼意思呢？說是在空無邊處定的人，成就了無色界天空無邊處定的人、識無邊處定的人、無所有處定、非非想處定的人，他們都是有我、我所見的，明白點說。所以你修無我、無我所的這種智慧就把我、我所滅了，滅了就超越了無色界定以上，那麼就是聖人。

這樣說，天臺智者大師他沒有讀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是後來翻譯的。但是他說「非非想定」，怎麼叫「非非想定」呢？他說：就是滅除去了苦、樂、憂、喜，唯有「真神不滅」叫做「非非想定」；「真神不滅」，「真神」、「神」就是我也，就是真我沒有滅。我們去為人解釋，就是我們自己要明白，什麼叫做「色界四禪」？什麼叫做「無色界的四空定」？我們照那個文去解釋、解釋，當然也不能說是錯，也是對；但是裏面那個要義，原來在這裏面看出來。就是「空無邊處定」的人，就是我、我所見，我、我所見沒有滅。「識無邊處定」也是我、我所沒有滅、也是沒有滅掉。「無所有處定」就是捨一切的捨、苦、樂、憂、喜都滅了，「捨」也滅了，這個「我」是存在的。這個空無邊處定裏面有這個味道，識無邊處定也是有這個味道，無所有處定還是這味道，就是一切都沒有了，就是「我」還是最後是存在的。非非想處定，非想、非非想，就是沒有粗的想、而有微細的想；那微細的想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我見」，原來就是「我見」，就是我、我所見。「唯我獨存」，是名「非非想定」。

現在這個阿羅漢，「薩迦耶滅」：修這個無相心定，滅除去我、我所見的時候，就從無色界解脫出來了，就是滅掉了無色界天的一切的捨根，從捨根裏面解脫出來。

這樣的解釋，也得到一個消息：你想要解脫生死，要修無我觀。「我不修無我觀！」不修無我觀，你不能解脫。所以《阿含經》重視修無我觀，而《大智度論》也是修無我觀，同時當然也修一切法空無我、無我所。而現在這裏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亦復如是，也重視無我觀。重視無我觀，所以要把「什麼叫做我」，這外道的「我」是怎麼回事？要把它清清楚楚的說出來，然後也很認真的辨別這個「我」是錯誤的，要讚歎無我論、破除去這個有我論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

所以「由薩迦耶滅」，就是成就了無相心定的時候，這我、我所見沒有了。我、我所見沒有了，就是從無色界定一切捨根裏面解脫出來；這是「一切捨根出離」。

子二、釋順出離（分二科）

丑一、問

順出離言，有何等義？

這前面是「配」，「標」和「配」，這一科說完了。現在第二科「釋順出離」；前面「明五相攝」，這底下說「釋順出離」。

「順出離言，有何等義？」這個「順出離」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怎麼叫做「順

出離」？「於彼五種順出離界展轉相攝」，這個「順出離」這句話要解釋解釋，有什麼道理？這麼問，底下回答。

丑二、答

由住此者能出離故，名順出離。不說由此出離於彼，為離欲者說此界故。

「由住此者能出離故，名順出離」，就是安住在這個觀法裏面、安住在這樣的觀法裏面，這個「此」就是觀；不淨觀、慈觀、悲觀，乃至到無我、無我所觀；安住這樣的觀裏面「能出離故」，就能夠從那五種受裏面解脫出來，這就叫做「順出離」。他能隨順出離，而不是把你留在那裏不出離，是這個意思。「不說由此出離於彼，為離欲者說此界故」，這個地方這話也是很妙。「不說由此出離」，不是說這個凡夫「由此出離於彼」，「由此」觀能從那五種受裏面出來，不是。是「為離欲者說此界故」，是為那個已經遠離了「薩迦耶」的「欲」；這個「欲」是我愛，愛著這個我叫做「欲」，「薩迦耶欲」就是愛著這個我：我癡、我見、我愛、我慢，那就叫做「欲」。為離欲的人「說此界故」，說此五種界；「界」者，因也。這五種觀是從五根裏面解脫出來的因，因此而能解脫；這樣講法，這樣講這個道理。

子三、顯建立義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由欲害出離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問

問：諸欲、患、害定同時斷；何緣建立別出離耶？

這是第三科「顯建立義」。就是這個「五順出離界」裏面分四科，第一科「明五相攝」，第二科「釋順出離」，這兩科講完了。現在第三科「顯建立義」：顯示建立這個出離的義，出離的差別義，出離的相貌；建立這個道理的相貌，它的相貌是怎麼回事？這裏分二科，第一科「由欲害出離」分二科，第一科「問」。

「問：諸欲患害定同時斷」，這個欲尋伺、患尋伺、害尋伺決定是同時的消滅了；若欲尋伺斷了，這個患尋伺、害尋伺也同時斷了，並不是前後的。這個看出來，這個患害，是因欲而有患害；所以欲若是滅了患害也就沒有了，他們不是兩回事，一定是同時斷的。「何緣建立別出離耶？」什麼理由施設出來各別的出離？由不淨觀能出離欲尋伺，有慈悲觀能出離患尋伺、害尋伺；各別的施設法門能解脫，那什麼理由呢？

寅二、答（分三科） 卯一、標

答：彼諸出離雖復同時，約修對治有差別故，宣說三種出離差別。

「答」，這底下回答。回答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「彼諸出離雖復同時，約修對治有差別故」，說「彼」從欲裏面出來、從患、從害裏面出來，雖然是同時地，不是分

前後的；但是約那個人所修學的法門，就是那個法門能對治這個三種尋伺，是有差別。這個欲尋伺是修不淨觀的，這個恚、害是用慈悲觀的；這個對治的方法有差別，所以「宣說三種出離差別」，所以佛慈悲，為這個苦惱的三種尋伺的眾生宣說三種出離不同的法門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

辰一、次第對治

對治差別者：謂不淨、慈、悲如其次第。

前邊第一科是「標」，第二科是「釋」。「釋」裏邊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次第對治」。「標」就是剛才說的「對治有差別故，宣說三種出離差別」。現在第二科、卯二科，前邊是「標」，第二科是「釋」，第一科是「次第對治」。

「調不淨慈悲如其次第」，這是次第對治。這個修不淨觀對治那個欲尋伺，修慈悲觀對治那個恚害的尋伺，這是一個次第。第二科是「隨一對治」。

辰二、隨一對治

或有唯修不淨，出離一切；或慈、或悲。

這還有這種情形：或者有的人他只修其中的一個對治法門，只是修不淨觀，就能夠從三種尋伺裏邊解脫出來，只修這一個不淨觀就行。或者是「慈」，或者只修這個慈，能從三種尋伺裏邊解脫出來。或者只修「悲」，也能都解脫出來。這樣情形，還有這種情形的。

卯三、結

是故別說三種出離。

這是第三科是「結」。所以佛各別的說這三種出離的法門。

丑二、由色出離等

此上唯有一類對治，故後出離無有差別。

修這個三種出離，就是不淨和慈、悲。那麼以後，從這裏以上；這是第二科「由色出離等」。「此上唯有一類對治」，就不是有三種差別，沒有差別的，只有一個法門，來對治那麼多的受。「故後出離無有差別」，所以後邊的出離是沒有差別的，就是一個無相心三昧、無相心定，就從那裏出來。

所以從這段文看，應該是你修這個不淨觀、修慈悲觀，破除去三種尋伺，就得到初禪了。從二禪以後，都是修無相心三昧，就是得解脫、就出來了，按這個文也可以

這麼講。但是前面那段文你看那個，他就說了，前面說是「此中由欲害出離，即說乃至樂根出離」，那麼就到了第三禪了。所以從那段文來看這一段文，那麼就是「此上唯有一類對治」，就是指第四靜慮；第四靜慮是捨受，那麼無色界天的四空定也是捨受，所對治的是一類的捨受，能對治的是一類的無相心定；能對治也是一類，所對治也是一類，所以用無相心定對治這個捨受。所以「唯有一類對治，故後出離無有差別」，不像前面有欲、害、害，要修不淨觀、修慈、修悲，那就有那麼多的差別，這裏不是的。

子四、廣欲出離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正觀察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總標作意

云何猛利見者等隨念欲？謂由觀察作意於勝事作意故，猛利功用作意故。

這是第四科「廣欲出離」。前邊第三科「顯建立義」，現在第四科「廣欲出離」；就是這個地方廣博的、詳細的說出來這麼多的法語，這麼多的佛法。分成二科，第一科是「正觀察」，第二科是「顯斷別」。「正觀察」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總標作意」。

「云何猛利見者等隨觀念？」這個「猛利見者等隨觀念」這句話應該是經上說的話。這個「猛利見者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這不是凡夫，不是我們一般的凡夫；這是得了初果以上的聖人，他這個止觀力量非常的強大，力量強大所以叫做「猛利」，那樣意思；這個「見」就是智慧。就是有強大智慧的人他能「等隨念欲」，這個「等」就是「一切」的意思，所有的欲他都能去念，念這個欲；「隨念欲」，就是隨念其中的一種欲；這個「等」就是普遍的念所有的欲；就是等念欲、隨念欲。這個成就了猛利智慧的人，他在修止觀的時候他能夠念一切欲，或者念其中的一種欲，這件事是怎麼回事情呢？「云何」；是怎麼回事情？這是「問」。那麼底下說。

「謂由觀察作意於勝事作意故，猛利功用作意故」這就是標出來。「謂由觀察作意」，就是那個得初果以上那個聖人…。這個七種作意裏邊第一個是「了相作意」，第二個是「勝解作意」，第三個是「遠離作意」，第四個是「攝樂作意」，第五個就是「觀察作意」。這個「觀察作意」在七種作意裏邊，這「觀察作意」是什麼意思呢？

這個「了相作意」是先瞭解、先認識一下。這七種作意，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裏邊是解釋已經成就未到地定的人想要修初禪，想要進一步得初禪要修這個七種作意。修七種作意的開始先要「了相」：明白這個欲的相是怎麼怎麼回事。「勝解作意」就是開始修行，就是在禪、在欲界定裏面修這個勝解；就是由奢摩他的幫助，深入的修不淨觀，就是這樣的意思。所以「了相作意」、「勝解作意」。「遠離作意」呢！因為那個時候是在未到地定裏邊觀，他還是有力量的，能把這個欲上品的煩惱斷掉，遠離作意把上品的欲煩惱斷掉了。「攝樂作意」就把中品的欲的煩惱也斷掉了。這個時候這個修行人，這欲的煩惱斷除去很多了，他心裏就反省自己：我是不是所有的欲煩惱都斷掉了

呢？就反省、反過來觀察自己、檢查自己：我是不是完全都斷掉了煩惱呢？說這個時候就「觀察作意」，修這個觀察作意，他就去思惟這個欲的這些事情，看看自己內心的反應是怎麼樣，那就知道自己的煩惱是斷了沒有；是斷了多少？還剩多少？他就明白了，這樣意思。

現在說這個初果聖人也是，亦復如是。「謂由觀察作意」，他已經斷了這個薩迦耶見，斷了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斷了這三種煩惱；因身見而有的煩惱也都是斷掉了。斷掉了這個時候心裏面是很清淨的，正念一現起來的時候，心裏面是清淨無染的。他也就是修這觀察作意：我斷了多少煩惱了？我還有煩惱沒有斷嗎？就是觀察，修這個觀察作意，這樣意思。

這個「觀察作意」怎麼樣修法呢？「於勝事作意故」。「於勝事作意故」這個「勝事」是什麼？就是「欲」。在我們凡夫來說，這些五欲的境界都是很有力量，能迷惑我們這個凡夫，能轉變我們凡夫的心；說那一件事是有力量的所以叫做勝事，就是那個五欲的事。「於勝事作意故」，那個初果的聖人，他就在奢摩他裏邊故意的思惟世間上的色聲香味觸，凡夫所歡喜這些欲的事情，在那兒去觀察去；這樣觀察的時候看看內心的反應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這個聖人，他一點不含糊，就是這麼意思。就是從事實上來反省自己，不是感覺到有點相應了：「啊！我是佛了！我是聖人了！」他不是這樣，他是考驗考驗自己，這樣意思。

「猛利功用作意故」，他在修這種對治的作意的時候，他那個力量是很大的；他那個智慧、那個正念是很厲害、很有力量的，所以叫「猛利功用作意故」。這「功用」就是用了很大的力量；本來他的那個力量就是很大，而他又加強了力量；就是數數地去觀察，能這樣去作意，這就叫做「觀察作意」。能這樣去修行他就知道，我的煩惱還沒有完全清淨，還是有一點煩惱的。初果聖人他也是有欲，也有貪、也有瞋的。

這一段是「總標作意」。下邊第二是「別釋其相」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觀察於欲」，分十二科，第一科「於諸欲中心不趣入」，這樣子。

寅二、別釋其相（分二科）

卯一、觀察於欲（分十二科）

辰一、於諸欲中心不趣入

云何於諸欲中心不趣入？謂於彼處不見勝功德故。

這是第一科，一共十二科，這是第一科。這個初果聖人，他感覺到自己還是有煩惱沒有斷，他就修不淨觀。這不淨觀一修了的時候，這個作用很大：「於諸欲中心不趣入」，對於這個凡夫所愛著的欲，他那個不淨觀一現前了的時候，他「於諸欲中」這個心不趣入，就是不為欲所動、心不動。「謂於彼處不見勝功德故」，就是他這個聖人，

對於這個凡夫所愛著的色聲香味觸這種事情，不感覺那裏面有什麼好處，不感覺它對人有真實的好處。「謂於彼處不見勝功德故」，不感覺到它有什麼真實的好處；這樣子呢，「心不趣入」。這是第一科，「於諸欲中心不趣入」，這不淨觀的力量使令他這個心不趣入於欲。

辰二、不美

云何不美？謂於彼處喜悅不生故。

這第二科，叫做「不美」。「謂於彼處喜悅不生故」，「謂於彼」欲的境界，他不生喜悅心、不感覺到喜悅。這個欲，只是欲界以下的人、天、乃至三惡道、畜生都有欲，到色界天以上的人都沒有欲，這可見這個欲不是個高尚的事情，所以不生喜悅心。這個欲使令人墮落，使令人沒有高尚的能力，沒有這種能力，有破壞性。

辰三、不住

云何不住？謂於彼處不樂受用為欣悅故。

第三科叫做「不住」。「謂於彼處不樂受用為欣悅故」，這句話可以這樣念：是「受用」、「樂受用」為欣悅故。這凡夫不修不淨觀的人他歡喜受用欲，為什麼呢？「為欣悅故」。現在這個聖人，「於彼處不樂受用為欣悅故」，不歡喜，不感覺到值得歡喜。

辰四、無有勝解

云何無有勝解？謂於彼處不樂取著不如理相故。

這是第四科，沒有勝解。「謂於彼處不樂取著不如理相故」，謂那個初果以上的聖人，對於欲的事情他心裏面不歡喜，不去執著那種種的不如理的相貌、不如理的作意，他都不歡喜；不歡喜這件事，是這樣子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三頁：

云何猛利見者等隨念欲等者：自下廣顯觀察諸欲差別。此中欲言，謂煩惱欲及與事欲。證諦現觀聖智聖見，是名猛利見者，由彼已斷三界所繫、見道所斷諸煩惱故。今為進斷修所斷惑，復起觀察作意，於勝妙事作意思惟，觀察煩惱已斷未斷，由此猛利功用作意，於彼諸欲或念一切，或念隨一，是名等隨念欲。

「云何猛利見者等隨念欲等者：自下廣顯觀察諸欲的差別。此中欲言，謂煩惱欲及與事欲」，這個欲有兩種：一個事欲，一個煩惱欲。「證諦現觀聖智聖見，是名猛利見者」，「證諦現觀」就是成就了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這種清淨無漏的智慧的人；

這苦真實是苦、集真是集、滅真是滅、道真是道。這個「苦真實是苦」這句話，我很久不明白、很久不明白這句話。我們現在反省我們這個凡夫，我們能知道苦真實是苦嗎？能不能知道？我看我們凡夫不知道！不知道真實是苦，不知道。也不知道這個煩惱它能集聚苦，也不知道這回事。一切的苦惱是由煩惱來的；什麼是煩惱呢？就是一念分別心；所謂貪也是一念分別心，瞋也是分別心，各式各樣的煩惱都是分別心。這一念虛妄分別心能集聚無量無邊的苦惱，使令我們自己受苦；我們認識不清楚、不認識，我們繼續的這樣分別，製造苦給自己受。

我以前說過，我現在再重說一遍。我有一年從美國回到香港去，在東林念佛堂住，但是我到東林念佛堂後山上；東林念佛堂算是在一個山坡上，後邊有一條道路通到別的寺廟去，從那條路走過去。走過去我就看見一個人，只這麼一個人，並不是有兩個人，只他一個人，他在罵，他在罵人！他這個手就像打人那樣子，這個腳還在踢！還在罵！我就站在那裏看那個意思，就像前面有個人，和他對罵對打，他就在也是罵那個人、在打那個人，我就看這麼境界。我看了一回就明白，這是個神經病；這個神經病，他心裏面認為有一個人他在打他在罵他，他也就是在打那個在罵他。我當時的想法，認為是這樣子。

這樣子我一看、一想：就是苦真實是苦，這個集真實是集，明白點說，所有的苦惱就是自己的分別心製造的，另外沒有事。說那個精神病，他認為前面有個人罵他、在打他，他也就還擊：你罵我，我也罵你！其實沒有對方、沒有對方的。前面沒有一個人和他對罵對打，但是他心裏面有一個人和他對罵對打，你看這不就是自己的虛妄分別嗎？沒有人和他罵，也沒有人和他打，但是他自己的虛妄分別心，分別認為有一個人罵他、打他，結果他就是對打、對罵。如果這樣講呢？就是正好形容這個唯識的法門，就是這個意思！其實我們人也是，唉呀！很多的苦惱！就是一樣、和這個道理我認為是一樣的：就是自己的虛妄分別！你不分別哪有事情呢？是這個意思。

所以這上面說「云何無有勝解？謂於彼處不樂取著不如理相故」。這底下，「此中欲言，謂煩惱欲及與事欲，證諦現觀聖智聖見，是名猛利見者」，證諦現觀的人就知道只是自己的虛妄分別，另外沒有事情。這一點，這就是你在靜坐的時候，你要思惟這個道理你才能夠明白；不經過一番微細的、深入的思惟，你很難去明白這個道理，很難明白的。

這個「諦現觀」，諦就是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其中我們不說滅諦、道諦先不說，就說這苦諦和集諦。這個「集」是什麼呢？就是一念虛妄分別心。虛妄分別心，也是苦諦、也是集諦；因為他們分不開的，這個苦和集是不能分開的。因為分別才有苦，而分別就是集；這個虛妄分別有力量，能集聚很多的苦來。說「集真是集」，這句

話很厲害、很厲害。

這個「證諦現觀」，這個初果聖人他覺悟了這個道理，初果以上的聖人覺悟了，說這叫做「聖智聖見」。這個「聖智聖見」，這個「智」和「見」其實都是智慧，但是又用「智」、又用「見」，在《瑜伽師地論》下文有解釋，怎麼叫做「智」？怎麼叫做「見」呢？觀察過去的、未來的事情（這是聖人的智慧、不是凡夫）那個叫做「智」；觀察現在的事情，叫做「見」；用三世來分別，這樣子分別。或者是斷煩惱的智慧叫做「見」，證悟解脫的境界叫做「智」。還有很多解釋，總而言之就是聖人無漏的智慧。

「證諦現觀聖智聖見，是名猛利見者」，他們那個智慧力量很大；我們從文字上學習的佛法，得到的智慧很微小、很微小的。要用奢摩他、毗鉢舍那去訓練它，慢慢的訓練、慢慢的訓練，也就成功了。

說是在《楞伽經》上、是哪個經上？有個譬喻；用那個泥土，那個陶師把它做一個碗、做一個盆、做一個鍋，然後用火燒一下子，那個盆器坯胎用火燒一下子，你就可以用那碗裝水了，裝熱水都可以；你若沒有經過燒不行，沒經過燒很容易就壞掉了。說是若我們從經律論上得來的這種知識的佛法，這種智慧沒力量；要用這個奢摩他、毗鉢舍那的火來訓練，這個戒定慧無漏的智，這個火來訓練它、它就堅固了，就有作用了。這個「聖智聖見是名猛利見者」。

「由彼已斷三界所繫，見道所斷諸煩惱故。今為進斷修所斷惑復起觀察作意，於勝妙事作意思惟觀察煩惱已斷未斷。由此猛利功用作意，於彼諸欲或念一切，或念隨一，是名等隨念欲」，這麼解釋這一段的意思，就講到這裏。